

陳子昂集校注

彭慶生校注

中册

黄山書社

陳子昂集校注

彭慶生 校注

中册

黃山書社

登澤州城北樓宴<sup>①〔一〕</sup>

平生倦遊者<sup>〔二〕</sup>，觀化久無窮<sup>〔三〕</sup>。復來登此國<sup>〔四〕</sup>，臨望與君同<sup>〔五〕</sup>。坐見秦兵壘<sup>〔六〕</sup>，遙聞趙將雄<sup>〔七〕</sup>。武安軍何在<sup>②〔八〕</sup>？長平事已空<sup>③〔九〕</sup>。且歌《玄雲曲》<sup>〔一〇〕</sup>，銜酒舞《薰風》<sup>〔一一〕</sup>。勿使青衿子<sup>〔一二〕</sup>，嗟爾白頭翁<sup>〔一三〕</sup>。

校記

- ① 城：弘治本無此字，據翻宋本、活字本、英華卷三一、品彙卷三、詩淵三五四九頁、全唐詩卷八三補。
- ② 武安軍：活字本、四庫本、英華、品彙、全唐詩作『武安君』，亦通。參見注〔八〕。
- ③ 已：四庫本作『竟』，亦通。

注釋

- 〔一〕澤州：治所在今山西晉城市。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一五：『澤州：漢爲上黨郡高都縣之地也。後魏道武帝置建興郡，孝莊帝改置建州，周改建州爲澤州，蓋取濩澤爲名也。管縣六：晉城、高平、陵川、沁水、陽城、端氏。』詩作於萬歲通天元年（六九六）從武攸宜東征契丹途經澤州時。
- 〔二〕倦遊：見本卷《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融入都》注〔二〕。
- 〔三〕觀化：觀察事物之變化。《莊子·至樂》：『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，我又何惡焉？』成玄英疏：『我與子同遊，觀於變化，化而及我。』《文選·陸機〈漢高祖功臣頌〉》：『窮神觀化，望影揣情。』劉良注：『言其觀察事變。』
- 〔四〕此國：指澤州城。《國語·周語中》：『國有班事，縣有序民。』韋昭注：『國，城邑也。』
- 〔五〕臨望：登高望遠。戰國宋玉《高唐賦序》：『高矣，顯矣，臨望遠矣。』
- 〔六〕坐：猶遂也。見張相《詩詞曲語辭匯釋》卷四。《說文·土部》：『壘，軍壁也。』
- 〔七〕趙將：指廉頗。《史記·廉頗藺相如列傳》：『廉頗者，趙之良將也，以勇氣聞於諸侯。』
- 〔八〕武安軍：武安君白起統率之秦軍。《史記·秦本紀》：『秦昭王二十九年，大良造白起攻楚，取郢爲南郡，楚王走。周君來。王與楚王會襄陵。白起爲武安君。』張守節正義：『言能撫養軍士，戰必剋，得百姓安集，故號武安。』

〔九〕長平：故城在今山西高平市西。《史記·白起王翦列傳》載：秦昭王四十七年（前二六〇），秦攻趙，趙軍長平，趙將廉頗堅壁以待秦。秦用反間計，趙王中計，乃使趙括代廉頗，秦遂陰使白起爲上將軍以擊趙。『趙括至，則出兵擊秦軍。秦軍詳敗而走，張二奇兵以劫之。趙軍逐勝，追造秦壁，壁堅拒不得入。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，趙軍分而爲二，糧道絕。……至九月，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，皆內陰相殺食。來攻秦壘，欲出。爲四隊，四五復之，不能出。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，秦軍射殺趙括。趙軍敗，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。武安君計曰：「前秦已拔上黨，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。趙卒反覆，非盡殺之，恐爲亂。」乃挾詐而盡阬殺之，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。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。趙人大震。』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一五：『長平故城，在高平縣西二十一里。白起破趙四十萬衆於此，盡殺之。』

〔一〇〕《玄雲曲》：古歌曲名。《宋書·樂志四》：『《玄雲》，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材也。』《晉書·樂志》同。

〔一一〕銜酒：見本卷《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融入都》注〔四〕。《薰風》：古歌曲名，即《南風》。《禮記·樂記》：『昔者舜作五弦之琴，以歌《南風》。』《孔子家語·辯樂解》：『昔者舜彈五弦之琴，造《南風》之詩。其詩曰：「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」』北周庾信《周五聲調曲·變宮調》：『更有《薰風曲》，方聞《晨露歌》。』

〔一二〕青衿子：青年學子。《詩·鄭風·子衿》：『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』毛傳：『青衿，青領也，

學子之所服。』北齊顏之推《顏氏家訓·書證篇》：『古者斜領下連於衿，故謂領爲衿。』  
〔一三〕白頭翁：白髮老人。《漢書·車千秋傳》：『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。』

## 夏日遊暉上人房<sup>〔二〕</sup>

山水開精舍<sup>〔三〕</sup>，琴歌列梵筵<sup>〔三〕</sup>。人疑白樓賞<sup>〔四〕</sup>，地似竹林禪<sup>〔五〕</sup>。對戶池光亂，交軒巖翠連<sup>〔六〕</sup>。色空今已寂<sup>〔七〕</sup>，乘月弄澄泉<sup>〔八〕</sup>。

### 注釋

〔一〕暉上人：見本卷《酬暉上人秋夜山亭有贈》注〔一〕。詩作於長壽元年（六九二）夏居蜀守制時，參見本卷《夏日暉上人房別李參軍崇嗣》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精舍：僧人參禪居住之地。此指暉上人房。《晉書·孝武帝紀》：『太元六年春正月，帝初奉佛法，立精舍於殿內，引諸沙門以居之。』《釋迦譜》卷八：『息心所棲，是曰精舍。』

〔三〕梵筵：見本卷《秋園卧疾呈暉上人》注〔一八〕。

〔四〕白樓：即白樓亭，故址在今浙江紹興市西南。《世說新語·賞譽下》：『孫興公、許玄度共在白樓亭，共商略先往名達。林公既非所關，聽訖云：「二賢故自有才情。」』劉孝標注引《會稽

〔記〕云：『亭在山陰，臨流映壑也。』《太平御覽》卷四七引孔暉《會稽記》云：『重山，大夫種墓，語訛成重。漢江夏太守宋輔於山南立學教授，今白樓亭處是也。』

〔五〕竹林：即竹林精舍，釋迦牟尼說法處，乃古印度最早之僧園，故址在今印度比哈爾邦。唐玄奘撰、季羨林等校注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九《摩揭陁國下·迦蘭陁竹園》：『山城北門行一里餘，至迦蘭陁竹園，今有精舍、石基甌室，東闢其戶。如來在世，多居此中，說法開化，導凡拯俗。今作如來之像，量等如來之身。初，此城中有大長者迦蘭陁，時稱豪貴，以大竹園施諸外道。及見如來，聞法淨信，追惜竹園居彼異衆，今天人師無以館舍。時諸神鬼感其誠心，斥逐外道而告之曰：「長者迦蘭陁當以竹園起佛精舍，汝宜速去，得免危厄。」外道憤恚，含怒而去。長者於此建立精舍，功成事畢，躬往請佛。如來是時遂受其施。』又：『竹林精舍北，行二百餘步，至迦蘭陁池。如來在昔，多此說法。』

〔六〕交軒：猶交窗，用木條橫豎交叉而成，故稱。《說文·片部》：『牖，穿壁以木爲交窗也。』段玉裁注：『交窗者，以木橫直爲之，即今之窗也。』

〔七〕色空：見卷一《感遇三十八首》其八注〔八〕。

〔八〕『乘月』句：語本南朝宋謝靈運《入華子岡》：『且申獨往意，乘月弄潺湲。』



春日登金華觀<sup>①〔一〕</sup>

白玉仙臺古<sup>②〔二〕</sup>，丹丘別望遙<sup>〔三〕</sup>。山川亂雲日<sup>〔四〕</sup>，樓榭入煙霄<sup>〔五〕</sup>。鶴舞千年樹，虹飛百尺橋<sup>〔六〕</sup>。還疑赤松子<sup>③〔七〕</sup>，天路坐相邀<sup>④〔八〕</sup>。

校記

- ① 金華觀：品彙卷五七、詩淵一五七六頁作『九華觀』，同書一六五一頁作『金臺觀』，皆誤。參見注〔一〕。
- ② 古：活字本作『上』，亦通。
- ③ 疑：弘治本作『逢』，活字本、四庫本、英華卷二二六、詩淵一六五一頁、全唐詩卷八四作『疑』，義較長，據改。
- ④ 邀：英華作『招』，校：『集作邀。』

注釋

- 〔一〕金華觀：即玉京觀，在今四川射洪縣金華鎮北金華山。《輿地紀勝》卷一五四《潼川府·景物下》：『玉京觀，在射洪縣北金華山上。昔陳勳學道山中，東晉寧康二年，白日仙去。梁天監中建觀，皇祐二年賜名。有老君像，唐明皇所鑄。有陳拾遺讀書堂、劉蛻詩及盧藏用《祭文》。』《光緒重修潼川府志》卷六：『玉京觀在射洪縣北金華山，本名金華觀，宋治平二年賜名玉京。』《別傳》：『始以豪家子，馳俠使氣，至年十七八未知書。嘗從博徒入鄉學，慨然立志，因謝絕門客，專精墳典，數年之間，經史百家，罔不該覽。』此詩即作於儀鳳元年（六七六）至儀鳳三年（六七八）居金華山讀書時。
- 〔二〕白玉仙臺：即玉臺，仙人居處。此指金華觀。《漢書·禮樂志三》：『游閭闔，觀玉臺。』顏師古注引應劭曰：『玉臺，上帝之所居。』《楚辭·九思·傷時》：『緣天梯兮北上，登太一兮玉臺。』王逸注：『太一，天帝所在，以玉爲臺也。』
- 〔三〕丹丘：見本卷《同宋參軍之問夢趙六贈盧陳二子之作》注〔三五〕。別望遙：特意遙望。
- 〔四〕雲日：指高空。三國魏曹植《贈白馬王彪》：『修阪造雲日，我馬玄以黃。』
- 〔五〕樓榭：猶樓臺。《爾雅·釋宮》：『有木者謂之榭。』郭璞注：『臺上起屋。』煙霄：猶雲霄。南朝陳後主《同管記陸瑜七夕四韻》：『河漢言清淺，相望限煙霄。』

〔六〕虹飛：謂拱橋美如彩虹飛越也。射洪縣文物管理所《金華山及陳子昂讀書臺》云：「前山山麓一弘（泓）溪水淙淙流去，溪上有一小橋，爲一獨拱石橋，長約百尺，名百尺橋。陳子昂《春日登金華觀》有「鶴舞千年樹，虹飛百尺橋」之句，故此橋又名虹飛橋。射洪縣一九七一年因修建水渠已將此橋改建爲平橋。」

〔七〕赤松子：見本卷《答洛陽主人》注〔三〕。

〔八〕天路：天上一路。《文選·張衡〈西京賦〉》：「美往昔之松喬，要羨門乎天路。」張相《詩詞曲語辭匯釋》卷四：「坐，猶正也；適也。陳子昂《春日登金華觀》：「還疑赤松子，天路坐相邀。」坐相邀，猶云正相邀或適相邀也。」

## 集評

明胡應麟曰：「唐人句律有全類六朝者。……陳子昂「鶴舞千年樹，虹飛百尺橋。」……右置梁陳問，何可辨別？」（《詩數》內編卷四）

明唐汝詢曰：「仙臺」指觀而言，觀雖古而丹丘則遙，慕仙居而未可至也。然此地山川樓榭、奇樹飛橋之屬，種種不羣，是亦儼然仙境矣，安知無赤松於天路相邀乎？「鶴舞」是形容樹之奇，以下句對看自見。」（《唐詩解》卷二一）

清黃周星曰：『亦幽亦壯。』（《唐詩快》卷八）

清王熹儒曰：『結有遠韻。』（《唐詩評選》卷五）

清吳廷偉、顧元標曰：『此章俱言九華之古，風景之殊，雖非仙境，而類乎仙境，故言仙師逢於天路也。』（《唐詩體經》卷一）

清王堯衢曰：『前解登九華觀，後解描寫觀如仙境，以應首句「白玉」、「丹丘」之奇。』（《唐詩合解》卷七）

清曹錫彤曰：『首韻扼定登觀，以「別望遙」三字立案，中二韻就春日申言「別望遙」之勝，末韻仍以望仙意結。』（《唐詩析類集訓》卷一一）

羣公集畢氏林亭<sup>①〔一〕</sup>

金門有遺世<sup>②〔二〕</sup>，鼎實恣和邦<sup>〔三〕</sup>。默語誰相識<sup>③〔四〕</sup>，琴樽寄北窗<sup>④〔五〕</sup>。子牟戀魏闕<sup>〔六〕</sup>，  
漁父愛滄江<sup>〔七〕</sup>。良時信同此，歲晚迹難雙<sup>〔八〕</sup>。

校記

- ① 林亭：翻宋本、活字本無『林』字，亦通。
- ② 遺世：翻宋本、活字本、詩淵三四八六頁作『遺士』，亦通。
- ③ 相：活字本、詩淵、全唐詩卷八四作『能』，亦通。
- ④ 北窗：弘治本作『此窗』，形訛，據翻宋本、活字本、四庫本、詩淵、全唐詩改。參見注〔五〕。

注釋

〔一〕畢氏：殆即畢構，說見岑仲勉《陳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》。畢構：見本卷《贈別冀侍御崔司議》注〔二四〕。據清徐松《唐兩京城坊考》卷五，畢構宅在洛陽勸善里。詩云「子牟戀魏闕，漁父愛滄江。良時信同此，歲晚迹難雙」，當作於聖曆元年（六九八）歸田前夕。

〔二〕金門：即金馬門。遺世：避世。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褚少孫補曰：「東方朔行殿中，郎謂之曰：『人皆以先生爲狂。』朔曰：『如朔等，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。古之人，乃避世於深山中。』時坐席中，酒酣，據地歌曰：『陸沈於俗，避世金馬門。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，何必深山之中，蒿廬之下。』金馬門者，宦者署門也，門傍有銅馬，故謂之曰金馬門。」

〔三〕鼎實：鼎中所盛食物。語本《易·鼎》：「九二，鼎有實。」西漢賈誼《新書·論誠》：「及智伯分吾以衣服，餽吾以鼎食。」和邦：猶治國。《文選·潘岳〈金谷集作詩〉》：「王生和鼎實，石子鎮海沂。」李善注引應劭《漢官儀》曰：「太尉、司徒、司空長史，號爲毗佐三台，助鼎和味。」《晉書·劉寔傳》：「必使寔正位上台，光飭鼎實。」

〔四〕默語：即語默，見本卷《同宋參軍之間夢趙六贈盧陳二子之作》注〔三二〕。

〔五〕琴樽：見本卷《秋日遇荊州府崔兵曹使讌》注〔一一〕。北窗：東晉陶淵明《與子儼等疏》：「常言五六月中，北窗下卧，遇涼風暫至，自謂是羲皇上人。」

〔六〕『子牟』句：見本卷《喜遇冀侍御珪崔司議泰之二使》注〔四〕。

〔七〕『漁父』句：《楚辭·漁父》：『漁父莞爾而笑，鼓枻而去，歌曰：「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纓。滄浪之濁兮，可以濯吾足。」遂去，不復與言。』

〔八〕歲晚：猶歲暮。《詩·小雅·采薇》：『日歸日歸，歲亦莫止。』鄭箋：『莫，晚也。曰女何時歸乎？亦歲晚之時，乃得歸也。』莫，暮古字。迹難雙：謂『羣公』志在『和邦』，而已將歸田，道不同也。

宴胡楚真禁所〔一〕

人生固有命〔二〕，天道信無言〔三〕。青蠅一相點，白璧遂成冤〔四〕。請室閑逾邃〔五〕，幽庭春未暄〔六〕。寄謝韓安國〔三〕，何驚獄吏尊〔七〕？

校記

- ① 請室：活字本作『靜室』，翻宋本、詩淵三六四二頁作『清室』，皆誤，參見注〔五〕。
- ② 春：弘治本作『草』，翻宋本、詩淵、全唐詩卷八四作『春』，義較長，據改。
- ③ 謝：翻宋本、活字本、詩淵作『語』，義同。

注釋

〔一〕胡楚真：未詳。禁所：監獄之別稱。《禮記·月令》：『仲春之月……命有司，省圜圜。』鄭



玄注：『囹圄，所以禁守繫者，若今別獄矣。』禁所之名，本此。《魏書·李業興傳》：『後坐事禁止。……七年，死於禁所。』拙著《陳子昂詩注》嘗定此詩爲延載元年（六九四）至證聖元年（六九五）坐逆黨陷獄時作，誤，蓋其時酷吏橫行，刑獄嚴虐，豈容獄中宴客？胡楚真其人其事均無可考，則詩之作年亦當闕疑矣。

〔二〕『人生』句：語本《論語·顏淵》：『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』

〔三〕天道：即天命。《書·湯誥》：『天道福善禍淫，降災于夏。』無言：《論語·陽貨》：『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』《孟子·萬章上》：『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』

〔四〕『青蠅』二句：言其受誣陷獄也。青蠅：即蒼蠅。喻進讒誣告之小人。點（dian 店）：通『玷』，玷污。《詩·小雅·青蠅》：『營營青蠅，止于樊。豈弟君子，無信讒言。』鄭箋：『蠅之爲蟲，污白使黑，污黑使白，喻佞人變亂善惡也。』宋陸佃《埤雅·釋蟲》：『青蠅糞尤能敗物，雖玉猶不免，所謂蠅糞點玉也。』南朝梁沈約《傷謝朓》：『尺璧爾何冤，一旦同丘壤。』

〔五〕請室：請罪之室，囚禁有罪官員之監獄也。《漢書·賈誼傳》：『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，聞譴何則白冠鵲纓，盤水加劍，造請室而請罪耳。』顏師古注引應劭曰：『請室，請罪之室。』《文選·司馬遷〈報任少卿書〉》：『絳侯誅諸呂，權傾五伯，囚於請室。』李善注引《漢書音義》如淳曰：『請室，請罪之室，若今之鍾下也。』遂：深幽。